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六至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蔣錦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六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齊楚爭盟表

五霸之中仲尼獨許齊桓然論者謂自桓伯而天下  
遂不復知有王吾謂春秋之世之趨于伯非自桓始  
也桓八年楚已合諸侯于沈鹿矣十一年屈瑕盟貳  
軫矣脫無齊桓而天下之勢將遂折而入于楚故當

日之望齊桓如槁旱之望甘雨也然而齊桓攘楚之功十分不及晉文之一何也城濮一戰而天下翕然宗晉齊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人滅弦又踰年而楚人圍許滅黃伐徐楚之桀驁曾不能稍減其分毫故穀梁子謂桓之得志為僅此非桓之劣于晉文也管仲與子文並世而生管仲有節制之師而子文亦有持重之計召陵之役按兵不出遣屈完如師方城漢水數言隱然有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之計故桓不得

已成盟而退于楚未大創故天下從違之勢未分也  
使如得臣之輕脫囊瓦之不仁一戰而勝全師壓楚  
責其僭王與侵奪諸侯之罪還楚舊號悉返侵地終  
齊桓之世不動豈非赫然王者之師哉然齊桓之志  
志在服鄭而已當日北方多故桓公之為備者多狄  
病邢衛山戎病燕淮夷病杞伊雒之戎為患王室方  
左支右吾之不暇明知天下之大患在楚而未暇以  
楚為事以為王畿之鄭能不向楚則事畢矣故終其

身竭力以圖之至如楚之江黃晉之虞虢桓公以為  
鞭長不及無如何也且管仲佐桓公圖伯以來以大  
義服人未嘗交兵與諸侯一戰其意以愛養民力勤  
恤諸侯為事故仲尼許其仁為其不勞民力以戰攻  
也而孟子嗤其功烈之卑為其不能服楚制晉大王  
者之烈也此則桓公之世為之也輯春秋齊楚爭盟  
表第二十六

莊十三年春公會齊侯  
莊十四年春秋七月荆入冬單伯會齊

齊侯宋人陳盟于柯

人蔡人邾人

左傳始及齊平也

會于北杏

齊桓始求伯

張氏溥曰齊桓圖伯欲以義動諸侯必先

也案春秋自桓

之會宋陳蔡邾皆至猶未

伯會于鄆始

有魯也至公與盟而齊伯成矣

懼楚武侵隨

于桓之六年

合諸侯于桓

之八年圍鄆

敗鄆于桓之

齊人陳人曹蔡

人伐宋

左傳宋人背

北杏之會諸

侯伐宋夏單

於宋而選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趙氏汾謂蔡

會齊侯于北

杏荆所以入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侯宋公衛侯

鄭伯于鄆

左傳宋服故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九年盟武軫  
敗鄭師蒲騷  
于桓之十一  
年至莊六年  
而文王伐申  
十年而執蔡  
侯使無齊桓  
之興則周且  
岌岌矣  
范甯穀梁註  
此為衣裳之  
會一

案是時齊桓  
之力未盛方  
得魯而旋失  
宋是以委蔡  
于不問而蔡  
遂一折而入  
于楚不復與  
齊之會盟矣  
其後凡二十  
六年始侵蔡  
伐楚為台陵  
之師而卒不  
能革蔡從楚  
之心終齊桓  
之世不能得  
蔡



莊十五年春秋宋人齊人莊十六年夏秋荆伐鄭冬十二月會

齊侯宋公陳邾人伐鄭宋人齊人衛王氏孫曰齊方圖伯楚亦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左傳諸侯為宋伐鄭人伐鄭已陳蔡鄭許侯衛侯鄭伯

會于鄆杜氏預曰鄭左傳諸侯為宋伐鄭鄭間之要害尤在許男滑伯滕

左傳春復會叛故為之伐之而伐宋夏鄭則可以拒子同盟于幽

馬齊始伯也范氏甯曰宋諸侯伐鄭宋許氏翰曰中此諸侯主盟

謂齊始伯指上故也楚楚得鄭則左傳鄭成也之始自是無

言然魯未信大既為之伐必爭之地也特相盟者矣

服是後宋猶鄭宋自是與之世首先圖衣裳之會四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免復叛蓋齊  
伯駸駸而竊  
侯之心猶未  
一也  
衣裳之會三

齊為一宋親  
而中國諸侯  
定矣  
紫齊桓圖伯  
首先欲得宋  
魯魯為周公  
之後宋為先  
代之後不得  
此不足以號  
名諸侯故于  
魯則釋憾而  
不較于宋則  
再為之興師  
若晉文則無  
事此矣凡此  
皆齊桓創其  
非吾事蔡許  
蔡其次爭鄭  
其次爭許然  
折而入于楚  
者僅蔡而已  
鄭許猶堅從  
中國陳則于  
齊桓無役不  
從速晉文當  
日四國皆從  
楚圍宋然城  
濮一勝陳蔡  
鄭俱翕然來  
歸獨許後服  
耳至晉悼之  
世乃曰有陳

局而晉文享  
其成者也

則并不敢問  
三駕而僅得  
一鄭觀四國  
之向背可以  
知世變矣

莊二十六年莊二十七年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莊二十九年

冬公會宋人夏六月公會春王三月甲會齊人宋人夏鄭人侵許

齊人伐徐齊侯宋公陳宣齊人伐衛救鄭

汪氏克寬曰侯鄭伯同盟紫衛自十六程子曰此救不與齊桓之

宋先于齊則于幽年與前幽之鄭制楚之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  
是時齊桓伯于幽盟至前年同盟不至故齊所在自後許始從

葉未盛亦若穀梁衣裳之伐之以討不索是年于元中國  
伐鄭伐鄭之會十有一未服耳左氏載因夫人之言高氏聞曰諸  
先宋也至明嘗有插血之衛立于頽之而伐鄭聞有侯救鄭而許  
年盟幽而後盟也兵車之事不見于經諸侯之救而不至故侵之  
援之諸侯則會四未嘗有且其事已經逆適兵未及  
征伐無不以大戰也十年衛朔又鄭也自後楚  
齊主兵者矣案二幽之會已死何故至殺于元而令  
案趙氏謂徐相隔至十有尹子文為政  
界宋魯之交二年齊桓之命取賂而還益強猾夏益  
為二國患此蓄威養銳不齊方創伯不甚齊雖有召  
必犯宋之牧輕發露如此應違謬至此陵之師不能  
圍故齊為之衣裳之會五皆事之不可大創矣  
伐然齊為伯信者也  
主而連年為  
宋伐鄭伐鄭  
伐徐其欲得

宋也至矣

莊三十年冬 莊三十二年冬 狄伐邢 閔元年春齊 閔二年十二

公及齊侯遇夏宋公齊侯

于魯濟齊人遇于梁丘

伐山戎

許氏翰曰齊請會于諸侯

桓伐鄭伐鄭宋公請先見

伐徐皆以宋于齊侯夏遇

主兵與公會于梁丘

城濮而後伐宋氏鉉翁曰

張氏洽曰狄自滅邢而伐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

閔元年春齊 閔二年十二

人救邢 月狄入衛

孫氏復曰桓王孫曰救

未能帥諸侯邢之初齊獨

以往故猶稱又入衛其勢

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

也于是帥諸侯之兵共救

于去年之冬

濟而後伐戎以求人宋公以是知桓公能悉力以輔之伯用人之伯張氏溥曰過能以為能不魯濟則視至自恃也

魯過梁邠則序先宋過固蘭禮齊獨執謙所以能伯

僖元年春齊秋楚人伐鄭

師宋師曹師左傳鄭即齊故也

次于聶北救

八月公會齊僖二年春王秋九月齊侯

侯宋公鄭伯正月城楚丘宋公江人黃

曹伯邾人于

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

人盟于貫

而桓以春救未可為緩先儒以書人為非其緩救者非也

邢夏六月邢

遷于夷儀諸

侯城邢

冬楚人侵鄭僖三年春徐

秋齊侯宋公

冬楚人伐鄭僖四年春王

檜

左傳謀救鄭

也

陳氏深曰是

時楚伐鄭其

勢方強齊會

諸侯合謀以

救之慎重而

不輕舉也

衣裳之會六

焉

左傳服江黃

也

杜氏預曰江

黃楚與國始

來服齊故為

合諸侯

衣裳之會七

季氏本曰江

黃楚之東北

境可出兵以

截齊後者也

得江黃則師

無左顧之憂

矣

張氏洽曰是時楚顧已長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家氏鉉翁曰伐楚天下之至難必萬全而後動

人取舒 林氏曰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境也 趙氏鵬飛曰齊桓自莊二十六年伐徐意徐遂服于齊至是使取舒以奪楚援其後楚兩伐徐齊桓合八國之君救徐

江人黃人會 於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 趙氏鵬飛曰貫之盟結之而已伐楚之謀初未以諭江黃也至是二國始聽命定伐楚之計衣裳之會入

李氏廉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兵 趙氏鵬飛曰鄭歲受楚兵使無伯主亦必屈於楚鄭入楚則楚愈熾後欲圖之不可故明年有次陘之師

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 次于陘 呂氏大圭曰齊桓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



皆以此故

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所以搜其黨與翦其手足也左氏每多為之辭于侵蔡則曰為蔡姬故于侵曹伐衛則曰為裸浴與塊故推序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績皆晦矣案齊桓之圖楚已經二十

年即遇梁丘  
至此亦已五  
年矣會檀豐  
貫會陽穀用  
全力以圖之  
宜亦為蔡姬  
之故乎左氏  
喜談女德史  
公因之遂曰  
桓公實怒少  
姬南伐蔡管  
仲因而伐楚  
以震動天下  
大事同于兒  
戲可一笑也

夏楚屈完來秋及江人黃冬十二月會僖五年夏公秋八月諸侯

盟于師盟于人伐陳齊人宋人衛及齊侯宋公盟于首止鄭

召陵

王氏棟曰據左氏所載濤

人鄭人許人

陳侯衛侯鄭

伯逃歸不盟

案先儒多稱

塗之言齊桓

曹人侵陳

伯許男曹伯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

召陵之功然

討益陳蔡近

張氏洽曰再

會王世子于

吾撫女以從

自受盟之後

楚嘗有賊心

侵者陳近于

首止

楚撫之以晉

黃敗徐桀驚

今不欲齊師

楚伐而未得

可以少安鄭

如故而桓不

反由已國齊

其成則陳必

左傳謀寧周

故逃歸

能禁者以楚

人為叛齊

不服故侵以

也

伯喜于王命

未大創故也

即楚之漸故

列國之師待

也

高氏潤曰王

能創楚者以

之觀再侵而

案先儒多信

將廢鄭而立

九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大事表

九

深入楚地楚  
得以逸待勞  
攻之不克圍  
之不下故僅  
得屈完一來  
而遂旋師桓  
亦知其力之  
不足以制也  
晉文是以致  
楚衛地俾楚  
離其巢穴一  
舉勝之而後  
荆楚稍帖中  
國安枕者數  
年則是城濮  
之功大於台

陳乃成則陳  
初未肯心服  
桓之再興師  
非專以濟塗  
故也

左傳誤軍道  
之言以桓公  
之侵伐為驕  
滿然觀張氏  
及王氏之說  
所見畧同則  
左氏未必可  
信也夫濟塗  
即櫻齊侯之  
怒執其身足  
矣即不然以  
偏師致討陳  
小國何煩大  
衆而乃以三

帶齊桓以為  
議之于朝觀  
貢之以諫詞  
從則世子安  
不從則廢是  
從違未可知  
也莫若為會  
以尊之使天  
下曉然皆知  
世子之為鄭  
則其位終不  
可易矣是齊  
桓之志也  
葉漢高帝欲  
立趙王如意  
留侯為呂后

陵而論者必以為譎是使曹衛仍然從楚而齊宋仍受楚惠中國諸侯未能翕然從晉也大凡不論實事而但求好題目說得好聽者皆宋儒之講經也彙纂云穀梁以桓之得志為僅屈完止書來盟而不書其

其境而乃行畫菜招四皓成且亞二時以安太子亦之久此必有是此意而積不得已者蓋齋程氏謂桓楚怒齊之攜未嘗朝王而其與國受盟進諫亦未見之後旋即誘王之拒諫也陳使貳于已齊桓不免要以為齊得江君世子不免黃而我得陳制父嗚呼何足以相當且其迂也倘一陳以小國而拒諫而更以受齊師自秋他罪廢世子及冬必恃楚天下之大變為之應援特起矣此時將左氏不之載何所措手乎

所與盟者蓋亦為諸侯諱爾

耳故齊合七桓公不動聲  
國之力侵之色而使父子  
俾知諸侯兵之間俱泯于  
力殫盛不敢無形此正是  
南向即楚塞苦心調劑處  
楚北出之路而後儒觀生  
而後台陵之議論魏叔子  
盟庶幾稍固所謂每將難  
觀明年楚即事看得極易  
滅弦蓋不得此類是也趙  
志而洩憤于求訥亦謂以  
弦以報齊之會世子為抗  
合江黃折其天王此不知  
右臂也使微權者妄疵人  
陳之侵伐則爾衣裳之會九  
楚之桀驚豈

楚人滅弦弦僖六年夏公秋楚人圍許僖七年春齊秋七月公會

子奔黃 會齊侯宋公 諸侯遂救許 人伐鄭 齊侯宋公陳

左傳是時江 陳侯衛侯曹 左傳楚子圍 張氏洽曰鄭 世子欵鄭世

黃道拍方睦 侯救許乃還 未服故復伐 之齊力足以 子華盟于甯

于齊皆弦姻 伯伐鄭 張氏洽曰楚 制之不煩諸 母

也弦子恃之 左傳以其逃 其所必救齊 侯也 左傳謀鄭故

而事楚故 首止之盟故 桓釋鄭而救 許此見齊桓 也 左傳謀鄭故

案台陵盟甫 也 許此見齊桓 書遂以廢之 陳鄭皆違世

春秋大事表

春秋大事表

十一

盟之罪而復  
強之國黃之  
亡亦不旋踵  
矣是前日之  
合江黃適所  
以禍之也而  
文定輒比之  
微盧彭洪且  
云孔明伐魏  
中好江東夫  
孫氏力足以  
抗曹而江黃  
不能以當楚  
何擬之不倫  
歟

乘齊積謀攘  
楚數十年始  
終皆為鄭其  
勤亦至矣而  
鄭以齊之強  
不如楚齊遠  
而楚近首叛  
齊侯且許在  
鄭之南更邇  
于楚許猶堅  
從中國而鄭  
顧反覆鄭在  
齊桓世已狡  
儉如此

子者蓋二國  
皆新被侵伐  
陳欲渝盟而  
未敢渝姑勉  
強以應鄭欲  
與盟而未得  
與猶趨趨不  
前故止造世  
子而君皆不  
行衣裳之會十



僖八年春王僖九年夏公僖十年夏齊僖十二年夏僖十三年夏

正月公會王會宰周公齊侯許男伐北楚人滅黃公會齊侯宋

人齊侯宋公侯宋子衛伯戎左傳黃恃諸侯之睦於齊公陳侯衛侯

衛侯許男曹鄭伯許男曹薛氏季宣曰不共楚職夏鄭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欵伯于葵丘九穀梁貫之盟伯于鹹左傳淮夷病

盟于洮鄭伯月戊辰諸侯不問而舍強遠齊而近楚祀故且謀王

乞盟盟于葵丘務德而勤遠能救則無以室也秋為戎

左傳謀王室陸氏淳曰盟宗諸侯矣桓難故諸侯戌

也襄王既定稱諸侯者前之盟楚伐江致之

而後發喪  
高氏閔曰鄭  
自此年從齊  
至十七年小  
白卒楚人絕  
迹于鄭桓之  
伯功盛矣  
殺梁兵車之  
會也此為兵  
車之會一

目後凡之之  
義且明周公  
不與盟也不  
與盟禮也  
與盟禮也  
汪氏克寬曰  
桓公不敢盟  
寧周公者不  
敢使天子之  
車受諸侯之  
約東也晉文  
以後則皆同  
盟非桓比矣  
衣裳之會十  
一  
李氏廉曰衣  
裳兵車之說

滅黃桓公不  
能救君子閔  
之也  
案漢莊助難  
田蚡曰誠忠  
德不能覆力  
不能庇如能  
何故棄之如  
齊之於江黃  
所謂力弗能  
庇者也則當  
乘之從楚如  
隨首為楚所  
伐而終春秋  
世不滅以其  
服屬于楚故  
案左傳十一  
年夏揭拒泉  
臯伊雒之戎  
同伐京師入  
王城焚東門  
王子帶召之  
也秦晉伐戎  
以救周十二  
年秋王討王  
子帶子帶奔  
齊冬齊侯使  
管仲平戎于  
王是年春使  
仲孫湫聘于  
周請復子帶  
夫子帶以臣

止見穀梁傳  
范氏甯以莊  
十三年會北  
杏至僖九年  
會葵丘此衣  
裳之會十一  
也僖八年會  
洮至十六年  
會淮此兵車  
之會四也兵  
車四會穀梁  
皆發傳無可  
疑獨衣裳十  
一諸儒更牽  
合論語九合  
之說而異論

也乃合江黃  
為台陵之師  
未幾次第就  
滅而齊不敢  
問則如管仲  
之言信矣且  
齊嘗用徐取  
舒而楚即仇  
徐桓公至合  
八國之師以  
救之卒至徐  
敗于婁林幸  
而徐稍強未  
至為楚滅耳  
齊之不能遠  
庇如此若吳  
助叛臣黨外  
夜君擅台外  
喬幾危王室  
此天下之大  
變在帶則屬  
藉當絕在戎  
則必誅不赦  
乃齊桓不問  
有一旅之問  
反受于帶之  
奔不執以歸  
于京師且于  
戎則為之請  
平于帶則為  
之請復若晏  
然無事者是

以起范氏則  
 去貫與陽轅  
 為九謂此二  
 會本非管仲  
 之意鄭康成  
 則去北杏以  
 為經文無諸  
 侯併去貫與  
 陽穀于是分  
 葵丘之會與  
 盟為二以足  
 九之數或又  
 不分葵丘而  
 增入公子結  
 之盟皆無據  
 但衣裳兵車

在楚之肘腋  
 而力足以制  
 楚晉悼之世  
 楚不敢北向  
 爭鄭中國得  
 以安枕者通  
 吳之力也而  
 論者反謂其  
 却虎進狼自  
 以為不為利  
 害而專論是  
 非詎知利害  
 即是非之所  
 在歟  
 夷也豈管仲  
 之智而出此  
 然召戎之事  
 不見于經疑  
 左傳未可信  
 夫戍周之役  
 魯亦在焉周  
 豈有不赴告  
 于魯之理既  
 赴告安有不  
 書而戎之伐  
 周與諸侯之  
 戍周經俱無  
 所見春秋尊  
 周攘夷于此  
 等事尤不宜

本只穀梁一  
宋之說而論  
語九合朱子  
用展喜之言  
訓九作糾則  
諸說紛紛可  
不必辨專用  
穀梁十一之  
說可也

春秋大事表

從畧故疑于  
帶之台戎與  
子頽之亂皆  
係左氏之妄  
載而非其實  
也豈因後日  
有台狄之事  
而遂增出台  
戎以為齊桓  
之勤王室誇  
美歟夫戎之  
亂已二年齊  
桓不過之于  
方熾之初而  
致諸侯之成  
于畧定之際

四

<p>諸侯城繆陵 左傳城繆陵 而遷杞焉</p>	<p>楚人伐徐</p>	<p>僖十四年春僖十五年春三月公會齊秋七月齊師冬宋人伐曹</p>
<p>侯故也</p>	<p>侯宋公陳侯曹師伐厲</p>	<p>且平戎于王 平戎于晉若 惟恐戎之獲 罪者是厚于 戎而薄于周 也果爾則齊 桓之罪不勝 誅矣 兵車之會二</p>
<p>衛侯鄭伯許</p>	<p>曹師伐厲</p>	<p>也</p>
<p>左傳以救徐</p>	<p>楚人敗徐于</p>	<p>也</p>
<p>婁林</p>	<p>婁林</p>	<p>也</p>

案此書諸侯  
城線陵則知  
前年之會鹹  
專為城祀也  
成周之事乃  
左氏增造爾  
夫淮夷病杞  
北戎病燕齊  
桓猶為之興  
師動衆豈有  
戎犯天子而  
顧為之求乎  
不敢一問者

季氏本曰僖  
三年徐從齊  
而取舒舒為  
楚之與國故  
甘心于徐

男曹伯盟于  
壯丘遂次于  
匡公孫敖帥  
師及諸侯之  
大夫救徐  
案徐在今江  
南泗州去楚  
遠而去齊近  
楚之兵威及  
徐而齊之救  
患顧不力矣

張氏洽曰厲  
在徐楚之間  
齊蓋攻楚之  
必救以解徐  
也然楚卒敗  
徐于婁林則  
此役為無用  
況宋乘虛而  
搏曹同盟之  
內自相攻擊  
敬以抗方張  
之楚得乎

索曹方從齊  
伐厲而宋即  
伐曹宋襄此  
時已爭伯顯  
與齊貳矣宜  
救徐之不力  
而卒為楚敗  
也自桓公之  
伯三十年諸  
侯無敢有擅  
相侵伐者至  
是宋人內叛  
撓齊成功而  
桓公不問年  
垂老而伯圖  
亦盡矣

僖十六年冬

僖十七年春

冬十二月乙

丘聽命之諸侯不即駢之討楚而再盟于壯丘不晨夕赴難而次于匡列國之君俱在行而使大夫將于以見列國之解體伯威之不行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兵車之會三



十二月公會齊人徐人伐亥齊侯小白

齊侯宋公陳英氏夏滅項卒

侯衛侯鄭伯  
左傳齊人為李氏廉曰桓  
徐伐英氏以公自莊十三

許男邢侯曹  
報晏林之役年始伯至僖  
公毅二傳皆十七年凡三

伯于淮  
以為齊滅項十九年  
不言齊者蒙

左傳城鄆役  
人病有夜登  
文也

丘而呼曰齊  
胡氏銓曰楚  
人病徐齊不

有亂不果城  
能服楚而伐  
其與國是遷

而還  
杜氏預曰鄆

為淮夷所病  
萬氏孝恭曰  
許以男而先  
于邢曹邢以  
侯而後于鄭  
許聖以之作  
春秋悉從主  
會者之所為  
而無所改政  
所以著其罪  
也

兵車之會四

幾也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七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宋楚爭盟表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說者謂宋襄之執于孟傷于泓由其國小力絀使然其說得之矣而不盡然也以宋襄之國而苟以齊桓之道用之則亦可以不至于敗以齊桓之大而苟以宋襄之術馭之則

傷威損重其去楚靈也不遠蘇子有言人有十夫之力苟終日狂呼跳浪則三尺童子亦可制其後我觀齊桓之伯蓋終其身未嘗用戰爭之力也存三亡國而未嘗加兵于狄合八國之師整兵名陵成盟而退其于淮夷山戎止以先聲駢之務在保安弱小使各安宇下而已而又能克已以下小國遇魯則身至魯地遇宋則序先宋人其與師嘗更迭用之令各就近為侵伐而不役之于遠故東征西討而民力不疲數

動與國而諸侯不怨而宋則反是方齊桓之卒也汲  
汲乎欲代其任而首先與齊戰幸而一勝則翹然自  
喜以為天下莫與敵于是一會虐二國之君五年之  
中無歲不興師伐曹伐鄭馴至排不測之強楚軍敗  
國感旋以身斃嗚呼其輕用民力若是雖使齊晉之  
大其能有濟哉夫以晉文之兵力猶兢兢示禮示信  
示義速合齊秦兩大國而後敢與楚戰宋襄以孤軍  
單進又不乘險擇利雖以晉文處此亦必敗而況小

國乎後來惟楚靈以咆哮之質適當晉之不振威脅  
小國北方之諸侯俯首帖耳恐後然未幾而外怨內  
叛棄疾一呼反者四起適趣其中亥氏之變此所謂  
有十夫之力而終日狂呼跳浪以至于斃者也如宋  
襄者則以阨弱之夫而舉鼎絕臙而死豈不可哀也  
哉輯春秋宋楚爭盟表第二十七

僖十八年春五月戊寅宋冬邢人狄人  
僖十九年春夏六月宋公

王正月宋公師及齊師戰伐衛

王三月宋人曹人邾人盟

曹伯衛人邦于顛齊師敗

人伐齊

績

左傳齊桓內左傳齊人將  
雙子六人公立孝公不勝  
與管仲屬孝四公子之徒  
公于宋襄公遂與宋人戰  
以為太子雍夏五月宋敗  
正有寵于衛齊師于顛立  
共姬公許之孝公而還  
立武孟管仲霞奉華氏曰  
卒五公子皆宋襄志在爭  
求立冬十月伯而特假齊  
乙亥齊桓公桓管仲托孤  
卒易牙與寺之說詐齊人

案衛為無虧  
之母家又衛  
之方滅無虧  
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  
以成潛以分  
則甥舅也以  
恩則有再造  
之功也且甥  
又居長乃怵  
宋之誑說從  
宋伐齊以戕  
其甥而奪其  
國負心甚矣  
其受邢狄之  
伐宜也邢與

執滕子嬰齊于曹南

索宋襄以威  
求伯起於前  
年伐曹而曹  
即從宋伐齊  
以為諸侯可  
以力服于是  
一會虐二國  
之君使諸侯  
不敢不聽命  
而不知曹已  
先叛矣旋伐  
曹再伐鄭而  
即敗于泓夫  
以齊之大而  
索宋襄始伯

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  
立公于無虧  
孝公奔宋  
襄公以諸侯  
伐齊人殺  
無虧  
黃氏仲炎曰  
當國家未有  
事變之際而  
早立嗣子以  
君父命足矣  
何侍屬于鄰  
國之君管仲  
雖不能以王  
道正君然非

以納孝公春  
秋不書納公  
子昭而但書  
伐齊且以宋  
主顯之戰則  
伐喪而已矣  
攘伯而已矣  
聖人推見至  
隱此誅心之  
法也  
案齊桓托孤  
已莫須有  
況云管仲桓  
或有寵愛之  
私仲不應從  
君于昏至此

衛俱為狄所  
滅雖不忍于  
齊而忘狄之  
讎聽其駢以  
伐兄弟同難  
之國均為非  
義凡此皆直  
書其事而曲  
直自見不必  
以稱人稱爵  
為褒貶也先  
儒以狄稱人  
為進之宋書  
爵為桓公之  
自取皆係曲  
說

屈已以求魯  
宋宋乃欲專  
恃威力宜其  
敗不旋踵也

不能致曹而  
乃枉駕以盟  
曹師則後而  
執之所與倍  
者僅一邾而  
已未幾曹復  
叛去不得已  
乃求諸侯于  
楚計愈下而  
心愈拙矣



甚愚者何至且宋襄豈是  
若是此蓋宋可信之人仲  
襄誣死而誰君臣屬托以  
生者之辭耳啓日後無窮  
宋襄自信十之禍耶齊桓  
五年伐曹齊之果不欲立無  
桓在時已幸虧不應于閔  
爭伯之志幸虧不應于閔  
而桓公死諸元年衛滅之  
子爭亂無虧時令無虧掌  
立而孝公奔兵權以樹功  
宋得之不啻于衛矣孝公  
如獲奇貨至為鄭姬所生  
實挾之伐齊不向母家求  
猶懼不足以援而獨奔宋  
勝則托之曰知鄭無爭伯

是齊侯仲父之志而宋于  
嘗屬此於我乃父在時已  
如欺人孤幼伐曹與齊抗  
而利其財者衡故以身于  
必假曰其先宋為奇貨也  
人嘗托孤于宋亦知無虧  
我而為之經居長且素習  
理以孝公為兵事若一立  
先君所命則則不可動搖  
其名正以已必不肯讓宋  
為齊侯所屬以伯而孝公  
則其辭順雖行次居幼立  
齊通國之人之四子皆覲  
亦有不可致覲孝公內怯  
詰者幸而戰不得不俯首  
勝卒立孝公聽命于我是

國史書之以  
為信然不知  
宋襄實欲立  
威讓伯偕孝  
公以挫齊耳  
此市非奸人  
之計不待智  
者知之而左  
氏乃受其誣  
可謂惑矣

兩相市也當  
日曹新為宋  
所伐而衛為  
無虧母家俱  
從宋伐齊者  
蓋惑于其邪  
說耳而後儒  
復不悟特責  
以成桓公之  
私愛似義而  
實非義噫持  
是說也恐宋  
襄竊喜於生  
前而齊桓叫  
寃于地下矣

鄆子會盟於

秋宋人圍曹

冬會陳人蔡僖二十一年

秋宋公楚子

邾邾人執鄆

也左傳討不服

人楚人鄭人

春宋人齊人陳侯蔡侯鄭

子用之

杜氏預曰曹雖與盟而猶不心服

盟于齊

楚人盟於鹿伯許男曹伯

杜氏預曰曹南之盟已罷

公羊作公會

杜氏預曰地

上會于孟執宋

鄆子乃會之

于齊齊亦與

盟

左傳宋人為公以伐宋

于邾宋怒邾不至故使邾

左傳陳桓公請修好于諸

侯以無忘桓

楚人許之公惟齊此會齊

已虐矣

用鄆子為罰

公之德冬盟

國爭盟禍也許皆楚之黨

案宋襄公全

于齊

案宋襄公全

宋其亡乎曹又叛而見伐以隻身

恃詐力諸侯所附者惟齊入虎口何計  
不服是時天齊桓死宋竊能自全乎  
下無伯陳乃喜以為天下又案是役齊  
借不忘桓德惟吾獨尊楚魯俱不與恥  
之說招楚入蠻夷可以名為楚下而亦  
盟并齊魯俱市也齊為吾恥為宋下也  
與會為六國所立必不叛蓋亦袖手苟  
而陳覲然居我其餘小國觀聽宋人之  
首是又一宋可折筭駁之自貶爾  
襄也然陳止耳於是虐二  
欲撓宋之伯國之君以示  
而非以求伯威于陳蔡求  
楚亦喜得與為鹿上之盟  
中國之會盟以餌楚人而  
而暫居陳蔡已偃然列其  
之下齊魯俱上是不恃楚

忘向日之攘憾而齊亦憾  
楚而俯首就并諸小國亦  
列是南北之俱憾鹿上之  
合成陳已為盟楚初喜先  
向戌開先矣代之後之見  
卒至後役屬與勉強列其  
于楚而終為下孟之盟而  
楚滅是陳自即辱之縲紲  
招寇也宋襄矣在會諸君  
見此役以為方拊掌稱快  
楚之強可以笑其自取而  
得諸侯于是尚責其仲大  
求諸侯于楚義以抗楚乎  
而已偃然居亦迂甚矣  
齊楚之上鹿  
上與孟再為

冬十二月癸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僖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

丑公會諸侯夏宋公衛侯己巳朔宋公春齊侯伐宋宋公茲父卒

盟于薄釋宋許男滕子伐及楚人戰于圍緡

公鄭泓宋師敗績左傳以討其案宋襄一生全用詐力誣死誰生奉少

卓氏爾康曰魯為望國楚伯如楚夏宋左傳三月鄭宋以救鄭宋殺梁不正其奪長虐鄰國

首盟夫以楚之強悍豈肯以諸侯授宋而已屈伏為其下者乎其見執宜矣

春秋大事表 卷之七 七

諸侯五國未	會孟五國之	案諸侯即上	也	堅魯之服從	已之有禮而	以見德益示	慨然釋宋公	既得盟魯即	不得來楚	之僖公畏楚	厭捷脅而誘	與故使宜申	僖公與齊不	天下孟之盟	欲借以號召
滕懼宋之威	任重歟是時	鄭宣非力小	遽率諸侯伐	襄甫脫累囚	無如何耳宋	鄭之楚亦	宋力不能抗	至是齊桓死	有濟桓在也	肯即楚者以	受楚伐而不	元二三年三	案鄭于僖之	曰禍在此矣	公伐鄭子魚
也公羊以為	作偽之報應	旋席而繞此	至猶執威斗	作偽漢兵垂	如王莽一生	傷不禽二毛	棄宋襄謂不重	官殲焉	之公傷股門	既陳而後擊	云公曰未可	濟司馬曰云	列楚人未既	泓宋人既成	公及楚戰于
齊亦已知之	也宋襄之心	其伯者宋襄	乘其弱而攘	之患因得以	有骨肉相殘	齊惡使齊常	者齊孝也首成	中首以少奪長	索齊五公子之	惡也	報是以惡報	齊乘其敗而	之喪是惡令	范註宋伐濟	以惡報惡也
為王莽一為	宋襄而後一	謹厚之行	外飾為迂腐	虺蜚之心而	厚至誠待虎	平人而以忠	是以詐力待	曰不禽二毛	往泓之戰則	不肯以兵車	之會信楚而	人理乃于孟	昏之鬼無復	之君以祭淫	



嘗不為宋請而楚必得魯之盟而後釋之蓋楚人之狡計欲借一宋以市一魯也自是魯甘心從楚矣

而衛素從宋許尤近楚而從伐鄭者以許鄭世讎故也以三小國之師角鄭可矣遂挑楚覺東萊氏所謂推鼓徑進亟犯大險而卒身膏魚鼈之腹者其宋襄之謂乎

文王之戰不過是劉原父駁之是矣而馭之以為慄慄乎忠厚有德之人雖師敗國削非其恥何其謬也

矣特已受其蕭繹均國亡援立之恩姑身死為世大聽命焉而實戮如宋襄得不心服即諸小國亦不甘也于是陳蔡更召楚與齊盟以顯然與宋立而懺其實此會正欲擯宋也若宋來與盟能為楚下乎宋未嘗求楚楚能為宋下乎是宋楚早啟釁

六年盟會僅三次耳

也宋乃求諸侯于楚虎上之盟齊亦勉強一來而居宋下而心未嘗不憾孟之會即不肯至然猶未敢顯與宋或迨至孟會而見執泓戰而受傷乃曉然知宋為不足恃乃更責宋以不與齊盟所謂欲加之罪也

其意以為宋  
責我以背恩  
而宋先背恩  
矣宋責我以  
乘其敗而宋  
先伐我之喪  
矣宋當無辭  
以對也卒之  
宋襄死而齊  
後兄弟四人  
更相殺而為  
君楚亦乘之  
寘桓公子雍  
于穀置戍以  
逼齊齊之亂三  
四世皆宋襄

秋楚人伐陳僖二十四年

左傳討其貳

于宋也遂取

焦夷城頓而

還

案陳首招楚

為齊之盟以

間宋而楚反

討其貳于宋

宋及楚平無經

左傳宋成公

如楚還入于

鄭鄭伯享之

有加禮

宋自是亦從

楚矣

奉少奪長之  
遺禍嗚呼如  
宋襄者死不  
足惜而有餘  
辜者也

所謂招虎入室自遺患也

楚亦知宋襄地近而從楚已死不足患魯以周公之後此蓋懼後來後而從楚宋者使陳不敢以先代之後他向耳陳自至此不得不從楚後又結是堅從楚矣曹而昏于衛諸侯俱拱手南向未服楚者齊與晉耳而齊方為楚所逼天下之勢岌岌矣夫伐叛自近始

晉文之伐衛  
所謂豺狼當  
道也而論者  
必以伐衛致  
楚為譎嗚呼  
使非致之衛  
地則楚必不  
可勝楚不勝  
而周且不可  
保如李郭之  
于安史設奇  
用伏可謂誦  
矣而卒使唐  
祚使必責其  
譎而聽二京  
之淪陷反得

為正理乎

春秋於齊晉外尤加意於宋論

公羊屢發傳為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為祀亦王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也祀棄其故都而自即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為強弱故春秋恒重之亦初不因其為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書雨螽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

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所為者而會于  
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曰宋災故是聖人特筆志貶  
盟亦未有書其所為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  
筆志褒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至宣十五  
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為中國門戶常倔強  
不肯即楚以為東諸侯之衛至宋即楚而天下之事去  
矣故晉文晉悼之興首有事于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  
於此乎在韓獻子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於天下



利害非細故也。楚顧之猶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戌為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八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晉楚爭盟表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朱子專以伐楚一事言之其說蓋原于杜氏愚竊意其非然也論其譎與正之大者如齊桓不納鄭子華之請而晉文因元咺執衛侯齊桓定王世子而拜天子之

昨晉文則至請隧其規模之正大事事不如齊桓至  
論城濮之戰則勝名陵遠甚何則名陵雖盟而楚滅  
弦圍許毫無顧忌蔡鄭亦未敢即從齊至如城濮一  
勝而天下之諸侯如決大川而東之其功之大小寧  
可以數計哉論者曰晉不宜伐衛以致楚尤不當於  
兵力以求必勝其說皆非也論當日從楚之罪則曹  
衛為罪首何則楚之最近者許蔡其次則陳又其次  
則鄭諸國之從楚實迫于不得已若衛為北方大國

而曹介在齊魯之間與楚風馬牛不相及又均為文  
昭之後其相率而從楚何為者原楚之意不過欲結  
衛以搆晉結曹以來齊魯使天下諸侯俱南面朝楚  
而止耳此門庭之寇匪直為報怨之私而已也且論  
者之意果以為晉不伐衛而遂可以勝楚晉不勝楚  
而晉遂可以伯乎尤非也不勝楚則楚之虐鯁未息  
而不伐曹衛勢必加兵于陳蔡鄭許目前齊宋之急  
未易解也且使晉而勤兵于四國勞兵頓師而楚檄

曹衛議其後令楚反得仗義之名而晉有孤軍轉戰  
腹背受敵之苦勝負未可知孰若感方張之寇于大  
河四戰之地一舉勝之為中原立赤幟聖人宜錄其  
不世之功不宜以為譎而訾之也且當日之時勢何  
如者魯從楚矣宋亦嘗及楚平矣魯又乞師伐齊取  
穀楚兵威所未及者周與晉耳斯時楚顧之橫埒于  
安史而晉文之功侔于李郭假令以安史之桀驁唐  
室能仗義執言以服之乎李郭百計殄之收復京師

而論功之際乃謂其兵出詭道非王者之師鯁鯁焉  
議其後恐朱子之綱目其書法不應如是或又謂子  
所論者後世之事耳春秋未遠三代不可以戰爭論  
曰果如是則宋襄有明驗矣不重傷不禽二毛而遂  
至敗于泓令晉文而守拘方之見城濮一挫周室將  
不可問其利害孰為大小而又可執儒者之見以議  
之乎劉氏敞乃謂宋襄能守信義雖師敗國削非其  
恥又謂周末諸侯交爭賤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

亦以宋公為非嗚呼是皆杜氏譎而不正之說誤之  
其弊馴至陳餘儒者不用詐謀竒計卒為泚水之擒  
而後已豈不謬哉輯春秋晉楚爭盟表第二十八

文公

僖二十四年僖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僖二十七年僖二十八年

正月晉公子公子遂如楚圍緡公以楚冬楚人陳侯春晉侯侵曹

重耳及國

乞師

師伐齊取穀蔡侯鄭伯許晉侯伐衛

左傳秦伯納之  
不書不告

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

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

男圍宋十二

左傳狐偃曰楚始得曹而



入也

楚乞師城孫  
見于王而道  
之伐齊宋  
棄宋先代之  
後齊伯國之  
餘而魯亦周  
公之後也今  
魯與楚比而  
道之伐齊宋  
使無晉文之  
興幾無中夏  
矣

叛楚即晉冬  
楚伐宋圍繆  
公以楚師伐  
齊寘桓公子  
雍于穀易牙  
奉之以為魯  
援楚申叔侯  
戍之

月甲戌公會

諸侯盟于宋

杜氏預曰諸

侯伐宋公與

楚有好而往

會之

棄楚帥四國

圍宋而魯復

會之曹衛又

結于楚天下

大勢楚益十

居其八九矣

新昏于衛若

伐曹衛楚必

救之則齊宋

免矣

家氏鉉翁曰

去年書圍宋

盟于宋著宋

之急也今年

繼書侵曹伐

衛攻楚之必

救以救宋也

是并兼之計

春秋不問事

而重舉晉侯

所謂言之不

足而重言之  
謂其能先天  
下之所難慰  
諸侯之望爾

楚人救衛三夏四月己巳五月癸丑公冬公會晉侯僖二十九年

月丙午晉侯齊師宋會晉侯齊侯齊侯宋公蔡夏六月會王

入曹執曹伯師秦師及楚宋公蔡侯鄭侯鄭伯陳子人晉人宋人

界宋人  
人戰于城濮伯衛子莒子邾子秦齊人陳人蔡

高氏閔曰此  
楚師敗績  
盟于踐土陳人于温  
人秦人盟于

書救者非善  
孫氏復曰晉  
侯如會  
左傳討不服  
翟泉會上公

之也著衛國  
文始見經孔  
也

附楚之罪晉

文米能致楚  
師之出也  
孫氏復曰書  
晉侯不奪其  
爵者曹伯即  
楚晉侯圖伯  
執得其罪也

子遜書爵者  
予其功不旋  
踵而建也  
朱子曰齊桓  
公死楚侵列  
國得晉文攔  
遏住如橫流  
泛濫硬做隄  
防不然列國  
為淪浸必矣  
張氏洽曰齊  
桓之伐楚致  
屈完于台陵  
楚未大創也  
故次年即滅  
弦救鄭楚患

陳氏岳曰襄  
王閻晉勝自  
往勞非晉致  
之也故為王  
諱而不書  
李氏廉曰外  
以諱為善則  
諱晉者非貶  
也  
朱子曰如  
葵丘之會台  
陵之師踐土  
之盟自是好  
本來自別  
陳氏傳良曰  
序晉侯於齊

吳氏澂曰陳  
蔡鄭許俱從  
楚圍宋楚既  
敗蔡鄭陳即  
從晉許最小  
弱而猶不改  
圖故台諸侯  
以討許也踐  
土無邦秦至  
此則小國畏  
威大國聞風  
而至可見晉  
伯之盛矣

葉秦與中國  
之會盟惟千  
溫翟泉輔晉  
攘楚最合正  
以後如成二  
年蜀之盟且  
從楚撓晉矣  
蓋自戰勝城  
濮以後秦已  
甘心為晉役  
秦晉合則可  
制楚而有餘  
使無敵之憂  
秦晉之交永  
固中國之兵

終不能弭文侯宋公之上杜氏預曰會

爭永息矣是

公欲伯天下予晉以伯也

溫諸侯也

故非秦不能輔晉非文公亦不能用秦

以為楚不大鄭衛五國向

伯故一戰勝從楚者今俱

定楚而後伯業改圖從晉所

粟蔡曰晉文自用兵以來

也謂一戰而伯

侵伐入執戰無不爵者其

子晉可知矣

僖三十年秋

僖三十二年

晉人秦人圍

冬十二月晉

鄭

侯重耳卒

孫氏復曰翟李氏廉曰文  
泉之盟鄭不公以二十八  
至故秦晉之爭至卒凡五年  
宰秦晉之爭至卒凡五年  
始此夫晉之又曰晉楚之  
所以能服楚事乃關中夏  
者以有秦為之盛衰非繫  
之位也戰于一國之得失  
城濮盟于溫春秋于文公  
于翟泉秦于入國以後四  
晉無役不從年之事不見  
故能以全力于經至二十  
制楚至此而八年一簡之  
秦晉之嫌隙中五掣晉侯

構矣晉之所抑楚之深故

以不振楚之

所以日強實

萌芽于此皆

由燭之武一

言階之禍也

詳見燭之武

論

襄公

僖三十三年文元年晉侯

文二年夏六文三年春王秋楚人圍江

晉人陳人鄭伐衛

月公孫敖會正月叔孫得冬晉陽處父

人伐許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

宋公陳侯鄭臣會晉人宋帥師伐楚以

左傳曰討其

貳于楚也

嚴氏啟隆曰

許自此服晉

至宣十二年

敗邲後復事

楚

朝晉衛成公

不朝使孔達

侵鄭襄公既

祥使告于諸

侯而伐衛先

且居曰效尤

禍也請君朝

王臣從師晉

侯朝王于溫

先且居晉臣

伐衛

文四年楚人

文五年秋楚

文六年八月

滅江

人滅六及蓼

乙亥晉侯驩

伯晉士穀盟

人陳人衛人

救江

于垂隴

鄭人伐沈沈

左傳晉以江

左傳晉討衛

潰

故告于周伐

故也陳侯為

左傳以其服

楚救江門于

衛請成于晉

于楚也

方城遇息公

執孔達以說

于楚也

于朱而還

案自城濮至  
此僅十年楚  
已滅江者以  
晉方與秦為  
敵無暇圖楚  
故也使能釋  
秦之憾合諸  
侯以討商臣  
弑逆之罪則  
不至有此矣

高氏閔曰楚  
滅江滅六敢  
肆其惡逆如  
此者以列國  
不正其弑逆  
之罪也  
案楚至此已  
不可過矣商  
臣立已五年  
君位已定無  
從更理其弑  
逆之罪為晉  
襄之計當弑  
顯之日告于  
列國請于天  
子以六軍壓

卒

案晉襄在位  
僅七年即位  
之初夏戰殺  
之却秦秋敗  
箕以翦狄冬  
伐許以離楚  
三強悉退可  
謂有伯者之  
器然不能正  
商臣滔天之  
罪合天下以  
聲罪致討而  
區區伐沈以  
潰其與國何



楚竟楚頌之  
舊臣如子西  
之徒當必有  
倒戈為內應  
者孔子請討  
陳恒以魯之  
微弱尚云以  
魯之衆加濟  
之半可克豈  
以晉合諸侯  
之衆而輔以  
楚之不與商  
臣者不可全  
勝乎縱不能  
別立君亦當  
誓于境上終

益于事宜其  
後嗣終不能  
勝楚徒遞強  
遞弱于春秋  
之世而已

春秋大事表

其世不許侵  
伐小國江與  
六蓼不至坐  
受屠滅矣然  
晉襄所以無  
暇及楚者以  
秦之故秦之  
所以構難于  
晉者則以鄭  
之故愚嘗謂  
燭之武一言  
啟春秋二百  
年戰爭之禍  
而鄭亦受其  
弊者良以此  
也

靈公

文七年公會  
文八年冬十  
文九年三月  
文十年冬楚  
文十一年春

諸侯晉大夫  
月壬午公子  
楚人伐鄭公  
子蔡侯次于  
楚子伐麇

盟于扈  
遂會晉趙盾  
子遂會晉人  
厥貉  
賀氏仲軾曰  
厥貉之會宋

左傳諸侯會  
晉趙盾盟于  
盟于衡雍  
宋人衛人許  
左傳陳侯鄭  
陳鄭大國受

扈晉侯立故  
也公後至故  
左傳晉人以  
人救鄭  
伯會楚子於  
役于楚司馬

不書所會  
冬襄仲會晉  
左傳范山言  
以伐宋宋公  
楚以故伐之

趙氏鵬飛曰  
趙盾盟于衡  
于楚子曰晉  
逆楚子勞且  
再迫于錫穴  
而終不闢與

前目之文而  
也  
侯北方可圖  
胡傳陳鄭宋皆  
楚成聖人亟

不列序諸侯大夫說者以  
 為抑趙盾之仇非也十四  
 年新城之盟亦趙盾主之  
 何以得序哉凡國君出會  
 必以左右史從故得記所  
 會之君以登于冊書若會  
 後至則安知其侯同盟某  
 侯在會故不得而序

江氏克寬曰大夫專盟始  
 此案文公事事廢弛十年之  
 間三次會盟不與屢受伯  
 主之討而公子遂為之彌  
 縫使列國知有遂不知有  
 公政權旁落於此始

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鄭及楚平公及陳獲公子  
 子遂會諸侯大夫救鄭  
 之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夏  
 楚侵陳陳及楚平

從楚獨書蔡侯蓋鄭侯救而不  
 書曰楚子伐及陳獲公子  
 有狄難皆有不得已者蔡  
 無四境之虞則是志在從  
 楚矣故特書以著其罪

嘉其守義故書曰楚子伐  
 靡以美之

程子曰文公  
事多廢緩既  
約晉盟而復  
後至故書往  
會而隱其不  
及不序諸侯  
以見其不在  
故明年公子  
遂再往與晉  
盟也

夏叔仲彭生

會晉卻缺于

承筐

文十二年夏

楚人圍巢

趙氏鵬飛曰  
前曰楚伐麋

文十四年六

月公會宋公

陳侯衛侯鄭

文十五年六

月晉卻缺帥

師伐蔡戊申

冬十一月諸

侯盟于扈

左傳晉侯宋  
公衛侯蔡侯

左傳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汪氏克寬曰晉欲謀貳國而使次卿為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忠伯往其不足却遠人方張之勢審矣

列國不能救于是又圍巢是年楚莊王立

伯許男曹伯

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于楚者服也

高氏閏曰去冬衛鄭皆因公而請平于

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

附晉也

築前宋陳鄭

皆從楚至是

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

晉郤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陳侯鄭伯許

男曹伯盟于

危尋新城之

盟且謀伐齊也齊人敗晉

侯故不克而

還于是有齊

難是以公不

會書曰諸侯

盟于危無能

為故也

趙氏鵬飛曰

此之不序諸

侯以公不會

與七年同若

說伐齊無功

諸侯之散者  
復合故特書  
同盟

則定四年合  
十八國之諸  
侯于台陵侵  
楚亦無功矣  
何以得序  
案左傳本有  
兩說前言公  
不會意在責  
魯後言諸侯  
無功意在責  
諸侯而趙氏  
獨主前說且  
引文十四年  
新城定四年  
台陵之盟為  
証似更有理

文十六年秋

文十七年春

宣元年楚子

晉趙盾帥師

冬晉人宋人

楚人秦人巴

晉人衛人陳

鄭人侵陳遂

救陳宋公陳

伐鄭

人滅庸

人鄭人伐宋

侵宋

侯衛侯曹伯

左傳晉侯侈故不競于楚

案前城濮之役秦助晉以

夏諸侯會于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

會晉師于

據楚今助楚

扈

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林伐鄭

以滅庸自滅

左傳晉人討

宋及晉平宋

左傳楚為賈

庸之後楚遂

宋曰何故弒

文公受盟于

救鄭晉人乃

不可制晉益

君猶立文公

晉又會諸侯

還

孤而楚益熾

而還六月晉

于扈將為魯

矣此皆殺之

侯復合諸侯

討齊皆取賂

役為之也而

于扈平宋也

而還鄭穆公

所以致殺之



師者由燭之

公不與會齊

曰晉不足與

武之一言此

難故也書曰

也遂受盟于

實闕夷夏之

諸侯無功也

楚陳共公之

大機胡傳乃

趙氏鵬飛曰

卒楚人不禮

謂列書三國

不序諸侯與

馬陳靈公受

楚不稱師為

七年同

盟于晉秋楚

滅楚之罪殊

子侵陳遂侵

宋

失經旨

是年冬宋弑

其君杵臼

其君杵臼

宣二年春王

夏晉人宋人

秋九月乙丑

二月宋鄭戰

衛人陳人侵

晉趙盾弑其

于大棘獲宋

鄭

君夷臯

華元

左傳鄭受命于楚伐宋

左傳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案晉靈在位凡十四年伯局凡三變始以靈公幼小楚商臣圖北方陳鄭俱從楚最後宋亦從楚而諸侯散文十四年趙盾為新城之盟鄭衛皆因魯而靖平至明年冬盟于扈宋衛陳皆與盟而蔡亦與盟而諸

成公

宣三年楚子夏楚人侵鄭

伐陸渾之戎

左傳鄭即晉故也

趙氏鵬飛曰

案是年春晉侯伐鄭鄭及

陸渾逼近王

城楚于陸渾

無絲髮之憾

侯復合終以受齊賂鄭首叛盟楚莊勃起天下大勢歸於楚矣

宣四年楚子夏五年冬楚宣六年春晉

伐鄭

左傳鄭未服也

杜氏預曰前

年楚侵鄭不

人伐鄭

左傳楚伐鄭陳及楚平晉

荀林父救鄭

伐陳

趙盾衛孫免

侵陳

左傳陳即楚

故也

蓋將憾周鼎  
馬

宣七年冬公宣八年冬楚

宣九年九月

辛酉晉侯黑冬楚子伐鄭

獲成故曰未服  
素是年夏鄭  
執其君夷  
趙氏鵬飛曰  
鄭哉其君夷  
諸侯不問而  
楚伐為有辭  
雖楚兵非為  
討罪而來然  
未必不以是  
為辭也聖人  
因其辭而權  
與之其意蓋  
責晉耳

冬楚人伐鄭  
取成而還  
案宣九年傳  
楚子為厲之  
從故伐鄭杜  
註六年楚伐  
鄭取成于厲  
鄭伯逃歸蓋  
即指此年

會晉侯宋公

師伐陳

衛侯鄭伯曹

高氏閔曰陳以晉衛見侵

伯于黑壤

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

左傳鄭及晉

討然晉不能

平公于宋之

救陳陳遂復

謀也

即楚

晉侯宋公衛

晉成卒于扈

侯鄭伯曹伯

案晉成在位凡七年值楚

會于扈晉荀

莊暴興屢爭陳鄭二國乍

林父帥師伐

得乍失而終不能致其心

陳

服者由大權在盾無以庇

左傳討不睦

小國故也

也陳侯不會

師于柳莠

荀林父以諸

鄭晉郤缺救

侯之師伐陳

救鄭

晉侯卒乃還

左傳楚于為

晉郤缺帥師

救鄭

左傳楚于為

厲之役故伐

鄭晉郤缺救

鄭鄭伯敗楚

景公

宣十年六月冬楚子伐鄭  
宣十一年夏  
宣十二年楚  
夏六月晉荀

晉人宋人衛  
左傳楚伐鄭  
晉士會救鄭  
楚子陳侯鄭子圍鄭  
林父帥師及

人伐鄭  
逐楚師于潁  
北諸侯之師  
伯盟于辰陵  
左傳楚子圍  
鄭三月克之  
楚子戰于邲

左傳鄭及楚  
戌鄭  
及欒子良曰  
晉楚與其來  
許之平  
晉師敗績

平諸侯之師  
是年夏陳夏  
及欒子良曰  
晉楚與其來  
許之平  
是年秋鄭伯

伐鄭取成而  
徵舒弑其君  
者可也乃從  
楚夏盟于辰  
陵陳鄭服也  
許男如楚冬  
楚滅蕭

還  
平國  
殺陳夏徵舒  
是年冬楚人

殺陳夏徵舒

卷二十八

方氏苞曰胡  
氏以書爵而  
序陳鄭之上  
為進楚因推  
其故以為謀  
討陳非也楚  
之書爵與陳  
鄭之屈服于  
楚舊矣傳稱  
侵鄭及櫟未  
嘗一語及陳  
事入陳之日  
陳侯方在晉  
且既盟之後  
逾三時而後  
興師何以見

是役之為謀  
討陳也蓋借  
夏氏為兵端  
實則伺其君  
之出而謀併  
其國耳誠有  
討賊之心則  
陳君在會以  
楚之威執徵  
舒而戮之一  
使者之任耳  
豈必以重兵  
造其地而後  
罪人可得乎

晉人宋人衛  
宣十三年夏  
宣十四年夏

秋九月楚子  
宣十五年春



人曹人同盟

楚子伐宋

晉侯伐鄭

圍宋

公孫歸父會

于清邱

左傳以其救

也告於諸侯

趙氏鵬飛曰

楚子于宋

索是時陳蔡

卓氏爾康曰

趙氏鵬飛曰

次及于宋宋

許氏翰曰楚

鄭許俱從楚

陳鄭許皆在

邲之戰晉救

也得宋則齊

圍宋之威震

衛曹三國及

鄭處其西宋

不及鄭卒歸

魯以之

及魯矣

魯而已而楚

介乎鄭宋之

楚清丘之盟

王氏樵曰鄭

在楚之穀中

便滅蕭以逼

間得鄭則可

景公能一出

未易旦夕爭

也是時急莫

得宋則可以

以致西諸侯

而躬擐甲胄

也是時急莫

先于救宋宋

致東諸侯得

而諸儒更以

救捷則鄭亦

可招而晉勞

師于鄭緩于

陳則可以致

鄭宋陳鄭既

為貶豈任鄭

師于鄭緩于

師于鄭緩于

昏歸楚若復  
得宋河南之  
地盡為楚有  
矣

叛而縱楚強  
反為春秋所  
子耶  
趙氏孟何曰  
楚入陳得陳  
圍鄭得鄭且  
將圍宋楚之  
得志未有甚  
于此時者景  
公自伐齊而  
後一合諸侯  
伐鄭四同盟  
皆其君親之  
于是齊魯從  
而鄭服楚亦  
無能為是故

救宋乃此之  
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不知  
宋既去則楚  
威震及齊魯  
豈但失鄭而  
已

夏五月宋人

宣十七年六

宣十八年春

成二年六月

冬十一月丙

及楚人平

月己未公會

晉侯衛世子

癸酉晉郤克

申公及楚人

陳氏傅良曰

外平不書必

晉侯衛侯曹

臧伐齊

會魯衛曹之

闕于天下之

伯邾子同盟

趙氏孟何曰

大夫及齊戰

人衛人鄭人

故而後書陳

于斷道

齊不復從晉

于宰齊師敗

齊人曹人邾

鄭皆及楚平

矣不書至宋

盟晉是以不

競于楚而歷

績

始書之僖二

趙氏鵬飛曰

三君問不及

人鄭人盟于

十四年宋嘗

楚兵雖退而

晉侯伐鄭始

書之于之以

復伯也

及楚平矣不宋已為楚北  
書至莊王始方無宋藩籬  
書之蓋此時益薄晉景懼  
天下將有南而為斷道之  
北之勢故春盟以固魯衛  
秋特致意焉曹邾之心故  
案是時陳蔡皆舉其爵而  
鄭許而外魯予以振伯  
復從楚宋力主之餘爐也  
屈而與楚平彙蔡云宋楚  
楚之獨獬幾既平南風方  
甚于成王之競曹衛適當  
世而曹衛猶其衝晉為盟  
依然不敢叛主合諸侯以  
則以城濮之共謀之則外  
餘烈尚在也楚者其本謀  
齊齊東方大  
國也晉不得  
齊則諸侯不附  
景公為斷道  
之盟齊侯不  
至而自將伐  
齊庶乎知所  
伐矣  
是年秋楚莊  
王卒先是公  
使如楚乞師  
欲以伐齊魯  
莊王卒楚師  
不出既而用  
晉師楚于是  
有蜀之役  
栗蔡曰是時  
楚氛孔熾齊  
蜀  
以東方大國左傳公即位  
亦與楚通晉受盟于晉從  
將復修伯業晉伐齊衛人  
若不得齊則亦受盟于晉  
魯衛曹邾皆從于伐齊故  
去矣故盟于楚今尹子重  
斷道謀楚即為陽橋之役  
以謀齊及袁以救齊十一  
嬰既盟而齊月盟于蜀蔡  
不肯晉者二侯許男不書  
十年楚亦少乘是車也  
斂其鋒晉人案是役天下  
世伯之業賴盡屬楚矣南  
以不墜則鞏方諸侯則有

孰謂侵曹伐  
衛為晉文報  
怨之私也哉

也穀梁之說  
不為無據

成三年春王  
成五年十二  
成六年秋楚  
成七年秋楚  
成八年春晉  
正月公會晉  
月己丑公會  
公子嬰齊帥  
伐鄭公會晉  
欒書帥師侵

之戰亦安可  
少哉

陳蔡鄭許北  
方諸侯則有  
魯宋曹衛大  
國則有齊秦  
小國則有郟  
邾幸楚莊既  
死而晉新立  
威于羣得稍  
留中夏之一  
綫不然其一  
胥而為楚者  
幾希

侯宋公衛侯晉侯齊侯宋  
師伐鄭冬晉侯齊侯宋公蔡

曹伯伐鄭

公衛侯鄭伯

藥書帥師救

衛侯曹伯莒

左傳藥書侵蔡遂侵楚獲

左傳討邲之役也

曹伯邾子杞

鄭

子邾子杞伯

中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

伯同盟于蟲

左傳鄭從晉救也晉藥書救鄭與楚師

救鄭八月戊

從沈子攝初從知范韓也

卒

杜注蟲卒鄭地

辰同盟于馬

杜注蟲卒鄭地

師還

陵

左傳鄭服也

李氏廉曰鄭自邲戰後從

左傳尋蟲卒之盟且莒服

自邲戰後從

楚至此十有

故也

楚至此十有

二年始復從

晉

成九年春公秋晉人執鄭冬楚伐莒庚戌十年五月六月丙午晉

會晉侯齊侯伯晉欒書帥申莒潰楚人公會晉侯齊侯孺卒

宋公衛侯鄭師伐鄭入鄆侯宋公衛侯李氏廉曰晉景公立凡十

伯曹伯莒子左傳鄭伯如自陳伐莒莒曹伯伐鄭八年同盟五

杞伯同盟于貳于楚也執潰楚遂入鄆左傳欒武子三案景公初年

蒲伐鄭楚子重莒同盟馬陵我執一人馬當楚莊方熾

左傳為歸汶其危亡而莫鄭而歸其君侯盡去然猶

陽之田故諸之恤春秋所以求成焉五能發憤自強

春秋大事表

十九

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案此晉謀通吳之始

厲公

成十二年夏成十五年夏成十六年六秋公會尹子成十七年夏公會晉侯衛六月楚子伐月甲午晦晉侯齊國佐公會尹子單侯于瑣澤鄭侯及楚子鄭邾人伐鄭子晉侯齊侯

惡也

月會諸侯伐自戰韋立威鄭鄭子駟為得齊復得鄭鄭雖屢叛屢服伯業得賴以不墜焉



左傳宋華元  
克合晉楚之  
成夏五月晉  
士變會楚公  
子罷許偃癸  
亥盟于宋西  
門之外

左傳楚將北  
師子囊曰新  
與晉盟而背  
之無乃不可  
乎于反曰敵  
利則進何盟  
之有楚子侵  
宋氏鉉翁曰  
鄭遂侵衛是  
晉自靈成景  
年冬諸侯之  
大夫會吳于  
鍾離謀刺楚

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

六月乙酉同  
冬公復會諸  
成十八年春

公與楚一戰  
勝之而楚鋒  
大挫是城濮  
以來所未有

宋公衛侯曹  
伯邾人伐鄭  
左傳鄭太子  
髡頑侯孺為  
質于楚楚公  
子成公子寅  
成鄭  
高氏閔曰晉  
厲無道而能  
數合諸侯力  
捍強楚者由  
假王靈挾義  
以令天下也

盟于柯陵

穀梁謀復伐鄭也

侯伐鄭

正月庚申晉

左傳十月庚

午圍鄭楚公

弒其君州蒲

子申救鄭十

李氏廉曰厲

一月諸侯還

公不特純以

姚氏舜牧曰

汰心行之亦

晉三假王命

假義飾譽者

伐鄭春秋屢

歸于京師而

書辭繁而不

後正曹負弱

殺何也楚勢

之罪請于王

甚強且挾鄭

官而後進駕

為援睥睨列

鄭之威且敗

國若不有晉

狄而狄服伐

厲假王靈以

秦而秦恐勝

薄伐不知其

楚而楚弱通

悼公

成十八年夏冬楚人鄭人  
楚子鄭伯伐侵宋

恐陵當何如者雖伐鄭不服不猶愈縱彼肆行而莫之忌耶春秋但書晉之伐不書楚之救其與晉可知矣

十二月仲孫蔑元年春王夏晉韓厥帥  
蔑會晉侯宋正月仲孫蔑帥伐鄭仲孫

吳則吳成可謂有馭天下之畧四鄰無覺而諸侯反貳者則以其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也  
案晉厲在位凡七年

宋宋魚石復

左傳楚子重  
救彭城伐宋

公衛侯邾子會晉欒黶宋茂會齊崔杼

入于彭城

宋華元如晉  
告急韓獻子

齊崔杼同盟  
華元衛甯殖  
曹人邾人杞

左傳鄭伯會

曰成伯安疆

于虛打  
曹人莒人邾  
人次于郟

楚子同伐彭

自宋始矣晉

趙氏鵬飛曰

城納宋五大

侯師于台谷

晉以韓厥獨

夫以二百乘

以救宋楚師

攻其前以五

成之而還宋

還

侯而請師以

人患之西鉏

李氏廉曰齊

圍宋彭城

吾曰楚崇諸

桓伯業始于

左傳為宋討

侯之奸而披

平宋亂晉文

後楚兵不出

其地以塞夷

伯業始于釋

則一韓厥足

庚毒諸侯而

宋圍悼公伯

以當鄭而有

懼吳晉非吾

業又始于彭

會彭城晉人

憂也晉必恤

城之救宋此

以為討二月  
五國之兵足  
齊太子光為  
以鬪楚而不

之

杜注夷庚吳

時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道

秋楚公子壬襄二年春正秋七月仲孫冬仲孫茂會襄三年六月

夫帥師侵宋月鄭師伐宋茂會晉荀瑩晉荀瑩齊崔公會單子晉

孫氏復曰所左傳楚令也

以救鄭也

高氏閔曰楚

之不敢敵諸

侯之師而侵

宋者蓋攻其

所必救也

質于晉

懾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闕其民也

宋華元衛孫杼宋華元衛侯宋公衛侯

林父曹人邾孫林父曹人鄭伯莒子邾

人于戚邾人滕人薛子齊世子光

左傳謀鄭故也孟獻子請人小邾人于己未同盟于

城虎牢以偪鄭

戚遂城虎牢雞澤

左傳鄭人乃服故且欲修

成趙氏鵬飛曰吳好將合諸

晉楚爭鄭五侯六月巳未

十年乍叛乍同盟于雞澤

服惟強是視晉侯使荀會

鄭入楚則楚逆吳子于淮

兵將橫行于上吳子不至

宋衛之郊晉悼謀所以得

鄭之策而城虎牢以偪之

兵出則直指鄭郊非特鄭

陳侯使袁僑冬晉荀罃帥襄五年夏仲秋公會晉侯冬戍陳楚公  
如會戍寅叔師代許孫蔑衛孫林宋公陳侯衛子貞帥師伐

無所恃楚失  
之蓋亦恐矣  
彙纂曰鄭方  
堅于從楚孟  
獻于請城虎  
牢以偪之所  
以扼鄭之吭  
使之不得南  
向也壞楚服  
鄭實關天下  
之大計故不  
書城鄭虎牢

孫豹及諸侯

蘇氏轍曰許

父會吳于善

侯鄭伯曹伯

陳公會諸侯

之大夫及陳

趙氏鵬飛曰

道

莒子邾子滕

救鄭

袁僑盟

而許猶比楚

左傳吳子使

子薛伯齊世

左傳楚子囊

為令尹侵欲

而冬伐許然

不會于雞澤

子光吳人鄙

子曰我喪陳

于小國陳成

遷于葉以避

之故且請聽

人于戚

而立子囊必

公使袁僑如

之葉逼近楚

諸侯使之合

左傳會吳且

陳陳近楚民

會求成晉侯

倚楚為重必

諸侯使魯衛

命戍陳也

朝夕急能無

使告于諸侯

遠事晉晉徒

會期

往乎有陳非

吾事也無之

夫及陳袁僑

征之無益矣

楚爭衡權之

在吳故晉急

而後可冬諸

盟陳請服也

蘇氏轍曰諸

侯

侯

侯



侯既盟而後  
袁僑至故復  
使大夫盟之  
及袁僑主盟  
袁僑也夫諸  
侯不專敵袁  
僑而使大夫  
盟之此正合  
禮穀梁以為  
大夫張諸侯  
失正過矣  
趙氏鵬飛曰  
陳鄭即楚久  
矣厲公之威  
有所不能服  
今一會而得

吳如此

伐陳會于城  
棗以救之

二叛國則虎  
牢之功偉矣  
以諸侯盟鄭  
之君以大夫  
盟陳之臣尊  
卑之分尤正

襄七年冬楚襄八年夏季冬楚公子貞襄九年冬公楚子伐鄭

公子貞帥師孫宿會晉侯帥師伐鄭會諸侯伐鄭左傳子駟將及楚平子孔

圍陳十二月鄭伯齊人宋左傳討其侵蔡也鄭及楚十二月己亥國盟口血未

公會諸侯于平李氏廉曰此同盟于戲乎子展曰吾

郟于邢丘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鄭鄭人恐乃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杜氏預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汪氏克寬曰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左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大夫聽命杜氏預曰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彙纂曰胡傳謂晉侯姑息愛人不自為政而委政于臣下自後魯失政而諸侯

從晉年蕭魚始堅

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傲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鄭成十

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及楚平同盟于中分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盟于戲鄭服節三駕而楚

春秋大事表

春秋大事表

五

之大夫亦各  
專其國此防  
微之論也

襄十年夏楚秋公會諸侯冬成鄭虎牢襄十一年夏公會諸侯伐

公子貞鄭公伐鄭楚公子貞帥鄭公孫舍之鄭秋七月已

孫輒帥師伐趙氏鵬飛曰師救鄭帥師侵宋未同盟于亳

宋左傳鄭及晉左傳鄭人患城北

高氏閔曰以伐鄭鄭不服鄭諸侯之師辰曰與宋為此三駕之二

宋公受偏陽于是成虎牢于陽陵與楚吾從之盟楚乃行成

故也師夾潁而軍師至吾又從程子曰鄭服

不能與爭

鄭人宵涉潁與楚人盟樂  
厲欲伐鄭師荀螢不可曰  
伐鄭楚必救之戰而不克  
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  
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楚  
師亦還案此年楚救  
鄭與僖二十八年楚人救  
衛同非子楚之救也著鄭  
之則晉怒甚而同盟也  
矣晉能驟來復同楚伐宋  
楚將不能吾云同見其反  
乃固與晉夏覆  
鄭子展侵宋

衛從楚之罪  
 耳胡傳謂書  
 救未有不善  
 過矣  
 家氏鉉翁曰  
 唐之叛將有  
 乞援于外而  
 抗其君者與  
 鄭衛乞援于  
 楚何異  
 陳氏宗之曰  
 楚來爭鄭徐  
 合諸侯以救  
 之無及于鄭  
 而勦民戍則  
 遜可守進可

戰鄭服則保  
鄭以拒楚鄭  
貳則我扼其  
要而制其肩  
齊南向足以  
禦楚而反向  
足以臨鄭矣

楚子鄭伯伐襄十二年冬襄十四年春冬季孫宿會襄十五年冬

宋公會諸侯楚公子貞帥王正月季孫晉士臼宋華十一月癸亥

伐鄭會于蕭師侵宋宿叔老會諸閔衛孫林父晉侯周卒

魚左傳以報晉之取鄭也侯之大夫會鄭公孫蔓莒葉晉悼在位凡十六年內

此三駕之三  
左傳九月諸  
侯悉師以復  
伐鄭鄭人行  
成十二月戊  
寅會于蕭魚  
晉侯使叔肝  
告于諸侯  
胡傳鄭自此  
不復背晉者  
二十四年山  
悼公能謀于  
魏絳以息民  
聽于知武子  
而不與楚戰  
故三駕而楚

李氏廉曰著  
楚之無能為  
也  
季氏本曰楚  
兵加宋每無  
功而還蓋為  
晉人不戰所  
屈明年楚共  
王卒吳乘喪  
侵楚楚人大  
敗吳師

吳于向  
左傳吳告敗  
于晉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  
也范宣子數  
吳之不德也  
以退吳人  
案此時鄭已  
服晉楚不能  
與晉爭晉無  
藉于吳而吳  
伐楚喪為不  
義執此為辭  
以退吳人蓋  
能用吳而不

人邾人于戚  
左傳晉侯問  
衛故于中行  
獻于對曰不  
如因而定之  
衛有君矣伐  
之未可以得  
志而勤諸侯  
冬會于戚謀  
定衛也范宣  
子假羽毛于  
齊而非歸齊  
人始戚  
案悼公此時  
伯業衰矣聽

靖國難外雄  
諸侯能不戰  
以屈楚懷柔  
以服鄭使仇  
國之大夫如  
于囊者亦曰  
晉不可敵事  
之而後可幾  
于王者之中  
心悅而誠服  
蓋功烈如桓  
文而德量過  
之然春秋之  
末列國權移  
于大夫實基  
于此蓋日中



不能與之爭  
雖城濮之績  
不越是矣

平公

襄十六年三襄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襄十九年春秋七月晉士

為吳用也  
李氏廉曰晉  
之會吳止此

賊臣荀偃之  
言抑君而臣  
是助名分倒  
置莫此為甚  
豈特假羽毛  
之失哉

必是秦極而  
否自是世運  
當然非特晉  
悼一人之過  
也至其晚年  
容孫林父之  
奸反為之合  
諸侯以助其  
聲勢則為賊  
臣荀偃所悞  
悼公不得辭  
其責矣

月公會諸侯

十月公會諸

師伐鄭

王正月諸侯

句帥師侵齊

于溴梁戊寅

侯同圍齊

薛氏季宣曰  
此間鄭伯之

盟于祝柯

至穀聞齊侯

大夫盟

左傳秋齊侯  
伐我北鄙晉

從晉伐齊也  
乘人不備而

三次主盟會

卒乃還

左傳會于溴

侯伐齊濟河

迄無成功黜

而溴梁祝柯

左傳聞喪而

梁晉侯與諸

侯十月會于

武而已矣

二盟總覽羣

還禮也公羊

侯宴于溫使

魯濟尋溴梁

李氏庶曰蕭

侯誅討強暴

還者何善辭

諸大夫舞齊

之言同伐齊

魚之後楚兵

矜恤弱小猶

也大其不伐

高厚之歌詩

齊侯樂諸平

又至鄭

有悼公之餘

喪也

不類苟偃怒

陰丙寅晦齊

素平公初年

烈過此以後

杜氏預曰詳

曰諸侯有異

師夜遁十一

乘悼公之餘

商任沙隨則

錄所至及還

志矣使諸大

月丁卯朔八

烈國勢方強

范氏專以報

者善得禮

夫盟高厚高

平陰遂從齊

故鄭于孔欲

私怨政權全

朱子曰春秋

厚逃歸公羊

師

晉從楚而

移于大夫而

分明處只是

諸侯皆在是  
其言大夫盟  
何信在大夫  
也君若贊疏  
然  
穀梁諸侯在  
而不曰諸侯  
之大夫不臣也  
棄晉使大夫  
盟高厚蓋甚  
懼諸侯之從  
齊也齊自韋  
戰以後于晉  
無從不從自  
悼之末年始  
貳屢侵伐魯

杜氏預曰齊  
數行不義諸  
侯同心俱圍  
之  
王氏樵曰齊  
環不道之甚  
為諸侯所共  
疾晉討得其  
罪與衆同欲  
而非為其私  
故書同圍以  
與之

楚卒無功

晉亦自是不  
晉士臼侵齊  
競襄二十六  
年澶淵以後  
則與楚成二  
伯晉不復為  
盟主矣  
還這分明是  
與他

四年之中至  
六伐鄰而四  
圍邑所以復  
有平陰之圍  
杜孔謂厚逃  
而大夫共盟  
非大夫之專  
其意蓋予晉  
此第據一時  
之事勢然自  
後大夫專政  
實始于此公  
穀以權移于  
大夫為說則  
據以後百年  
之大勢也其

義更精不得  
以此廢彼

襄二十年夏襄二十一年襄二十二年襄二十三年襄二十四年

六月庚申公冬十月公會冬公會諸侯秋齊侯伐衛八月公會晉

會晉侯齊侯晉侯齊侯宋于沙隨遂伐晉侯宋公衛侯

宋公衛侯鄭公衛侯鄭伯左傳復銅樂案左傳齊侯以藩載樂盈鄭伯曹伯莒

伯曹伯莒子曹伯莒子邾案商任之會九國沙隨之諸曲沃幾成子邾子滕子

邾子滕子薛子于商任會十二國動天下大衆而勁兵踵其後薛伯杞伯小

伯杞伯小邾左傳銅樂氏私怨太阿苟都成裒應外邾子于夷儀

子盟于澶淵

左傳齊成故

也

薛氏季宣曰

齊之無道諸

侯圍之而不

服以士句闕

喪而還師遂

會于澶淵修

德來遠不誣

也哉

索齊自成二

年鞏之戰始

會于哀婁服

晉垂二十年

案樂盈以無

罪見逐范氏

以私怨而合

諸侯以錮之

晉平一任其

所為自是政

權全移于范

氏伯業其衰

矣

落矣宜諸侯

之不服而解

體也

王氏錫爵曰

晉以柄臣競

盈之故期年

兩合諸侯以

錮之失伯主

之義矣是以

齊莊不服明

雖為會而陰

實保之明年

遂敢于伐晉

也

合之勢使微

樂耐之謀范

鞅之勇先退

樂氏晉幾不

國矣入春秋

以來未有諸

侯伐盟主至

于此極者也

齊自晉文創

伯以來世服

于晉至頃公

始貳成二年

鞏之戰會于

哀婁事晉幾

二十年至靈

公復貳襄十

左傳將以伐

齊水不克

汪氏克寬曰

晉大合諸侯

而無所事益

進則憚齊之

強退又憂楚

之伐鄭是以

一會而徒返

晉之不能亦

可知矣

至悼公未而  
復戴襲十八  
年諸侯同圍  
之于平陰猶  
未服至此年  
感士句不伐  
喪之義復會  
于澶淵事晉  
是時楚已不  
復與晉爭獨  
齊乍叛乍服  
蓋晉伯之極  
盛而將衰之  
候也

冬楚子陳侯襲  
襄二十五年秋  
八月己巳

八年平陰之  
役又二年盟  
于澶淵復事  
晉今纔四年  
耳乃敢猖獗  
如此則晉伯  
之衰不復能  
宗諸侯矣

襄二十六年冬  
楚子陳侯

蔡侯許男伐公再會諸侯諸侯同盟于公會晉人鄭

鄭于夷儀重丘良霄宋人曹左傳楚子伐鄭鄭人將禦

左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報朝歌之役也張氏洽曰重丘之盟合諸戚田取衛西

于東門諸侯還救鄭楚子說使隰鉏請成晉侯許之

帥師送陳無宇李氏廉曰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乃受賂而釋之且列戡君之齊于盟天下之惡執大

侯將以討齊郟繆氏六十以與孫氏宋氏鉉翁曰晉自悼公樊大夫以仇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自此始今平公復

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汪氏克寬曰

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年楚公子午不得志于鄭二

十四年諸侯



季氏本曰楚  
既制吳于是  
率三國伐鄭  
歇晉伯之衷  
而諸侯之貳  
也

襄二十七年襄二十八年襄二十九年襄三十年諸昭元年春王  
夏叔孫豹會十有一月公夏五月仲孫侯之大夫會正月叔孫豹

受孫氏之譖救之此年諸  
而止獻公囚侯不救楚是  
甯喜取衛田以知晉之不  
以益林父由在諸侯而復  
晉之諸臣各為陵駕之舉  
為私計羽翼也鄭雖未服  
諸侯之大夫于楚明年晉  
使交起為亂楚為成而北  
魏趙韓三分方諸侯皆朝  
晉國悼平實楚矣  
有以啟之矣

晉趙武楚屈

如楚

羯會諸侯之

于澶淵宋災會晉趙武楚

建蔡公孫歸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

大夫城杞

故

公子圍齊國

生衛石惡陳

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

胡傳是時蔡世子般弑其

弱宋向戌衛

孔奐鄭良霄

陳氏傅良曰列國之君旅

祀許氏翰曰其志私也動人

君天下之大喪人理所必不容也宋國

齊惡陳公子

許人曹人于

見于楚始于此舉魯以見其餘也

乎陳氏傅良曰合十一國諸

之乃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可謂知

招蔡公孫歸

宋秋七月辛

汪氏克寬曰列國之諸侯

侯之大夫而

生鄭罕虎許

人曹人于虢

已豹及諸侯

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

書城杞為悼

務乎黃氏仲炎曰

左傳尋宋之

之大夫盟于

事之矣至昭

夫人也是時

盟也楚令尹

盟也楚令尹

宋

左傳宋向戌

善于趙文子

又善于令尹

子木欲弭諸

侯之兵以為

名為會于宋

子木請晉楚

之從交相見

釋齊秦

杜氏預曰案

傳會者十四

國齊秦不交

相見邾滕為

私屬皆不與

九年而列國  
之大夫亦旅  
見于楚迄哀

之四年而晉  
亦京師楚世  
變至此聖人  
蓋傷之甚

天下亦多故  
晉為盟主而  
區區于杞其

已細而後有  
執齊慶封放  
陳拾殺蔡侯

般假討賊之  
義以爭伯如  
楚靈王者矣

彙纂曰晉平  
以母家之私  
煩諸侯以城  
杞伯業所由  
墮也故經書  
城杞以示貶

自晉人廢討  
賊之義而後  
楚虔得竊是

義以行之以  
討陳亂為名  
而滅陳以討

蔡為名而滅  
蔡蓋澶淵之  
會為之也

汪氏克實曰宋  
既兩役楚屈  
建公子圍亞

舊書加于牲  
上而已晉人  
許之

高氏閻曰宋  
之盟齊人不  
預今齊又從

楚矣晉伯之  
衰可知也

序于諸侯大  
夫之上皆兩  
伯之辭也

盟宋為主人  
地于宋則與  
盟可知故經  
序九國大夫  
汪氏克寬曰  
兩伯之勢遂  
成于此

昭四年夏楚昭十年秋七

子蔡侯陳侯月戊子晉侯

鄭伯許男徐彪卒

子滕子頓子

紫晉平在位  
二十五年內

是年冬楚公  
子圍弑其君  
麇自立

胡子沈子小

感于寵嬖以  
女色盡其心

邾子宋世子

外崇建宮室  
以侈麗誇于

佐淮夷會于

諸侯致使楚  
度日橫吞滅

申

陳蔡而不能  
救晉伯之失

范氏甯曰楚

平公為之也

靈王始會諸  
侯也

程子曰晉平

公不在諸侯

楚于是強為

伯者之事

棄自襄二十

七年向戌為  
宋之盟至是  
凡九年矣始  
猶為二伯而  
楚爭先趙武  
偷安靡然從  
之至楚度新  
立逞其狂悖  
乃遂獨伯合  
十有三國而  
為此會此春  
秋之一大變  
也自此至昭  
十三年楚度  
之弑凡歷十  
年楚三伐吳

滅賴滅陳滅  
蔡伐徐吞噬  
四出如獠犬  
潰關晉之君  
臣喋不發聲  
不敢南向加  
一矢雖有厥  
慙之會反卑  
辭以請蔡于  
楚卒不見聽  
虐用蔡世子  
如割羊豕則  
以宋之盟為  
弭兵之說晉  
不敢背盟故  
也宋秦檜偶

和議金人力  
攻守臣不敢  
相抗奸臣悞  
國千古同恨  
趙武向戎非  
特春秋之罪  
人直千古之  
罪人矣

昭公

昭十一年秋

昭十三年秋

昭十六年秋

季孫意如會

公會劉子晉

八月己亥晉

晉韓起齊國

侯齊侯宋公

侯夷卒



弱宋華亥衛侯鄭伯曹

北宮佗鄭罕伯莒子邾子

虎曹人杞人滕子薛伯杞

于厥慙伯小邾子于

左傳楚師在平丘

蔡晉荀共謂陳氏傅良曰

韓宣子曰不晉自重丘以

能救陳又不後主盟皆大

不能亦可知夫至是復合

也已為盟主十四國之諸

常晉昭在位僅六年止有

厥慙平丘二

會而厥慙不

能救蔡平邱

不能服諸侯

徒盛兵邾南

而齊敢拒今

鄭敢爭承衛

病為莩之擾

魯困蠻夷之

將馬用之秋劉子臨之中  
會于厥慙謀國猶有望焉  
救蔡使孤父而齊人不可  
請蔡于楚弗鄭人爭承魯  
許氏輸曰蔡不預盟晉之  
能嬰城八月是止鄆陵之  
堅不下楚此役參盟復見  
易助也厥慙晉非盟主矣  
合天下之兵冢氏鉉翁曰  
畏不敢救遣晉自宋之盟  
使請命示之以後自謂天  
不能使楚益下無事君臣  
驕有以量諸媮情苟安無  
侯之力而卒復自強之志  
取之此韓起楚由是竊伯

之罪也

權虎視列國

卓氏爾康曰

晉鼠伏而不

宋之盟以弭

敢出者幾二

兵台諸侯今

十年今楚虔

楚背盟肆暴

自底滅亡乃

欲逞無厭于

復為此會疑

陳蔡晉不能

召諸侯如病

以義責之而

彘沈錮之人

反姑息含忍

疆自支柱見

遣使請楚卑

者知其無能

屈已甚冀保

為矣

前好豈不悖

案是年夏四

哉

月楚虔戮于

嚴氏啟隆曰

乾谿棄疾新

晉之不能始

立晉乘楚亂

于趙孟而極

而為此會此

于韓宣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弭兵之禍蓋至此案晉自襄二十六年會于澶淵為獨主夏盟明年遂成二伯至此凡一十七年中間不主盟會不用師旅此年復合八國之大夫不能討楚以庇蔡反卑辭以中興伯業千載一時也而叔向徒以兵力威諸侯專治魯之親暱是以內外離心諸侯益貳伯業不復能興矣

求楚伯業全  
喪矣蓋始壞  
于平公而大  
壞于昭公則  
趙武韓起二  
人優游姑息  
養成此禍耳

案晉自文公創伯於僖之二十八年歷襄靈成景厲  
悼平昭凡九世計共一百零四年自是以後晉楚俱  
衰齊景爭伯參盟復見如春秋初年矣此世運一大  
變也詳齊晉爭盟表

附晉伯餘燼

昭二十五年昭二十七年昭三十二年定四年三月

夏叔詣會晉秋晉士鞅宋冬仲孫何忌公會劉子晉

趙鞅宋樂大樂祁韋衛北會晉韓不信侯宋公蔡侯

心衛北宮喜宮喜曹人邾齊高張宋仲衛侯陳子鄭

鄭游吉曹人滕人會于幾衛世叔申伯許男曹伯

邾人滕人薛扈  
鄭國參曹人莒子邾子頓

人小邾人于

左傳今成周且納公也宋

莒人薛人杞子胡子滕子

黃父

左傳謀王室

也趙簡子令

諸侯之大夫

輸王粟具戍

人曰明年將

納王

高氏閔曰自

二十二年景

王崩王室亂

天王播越四

年之後晉始

為此會而諸

侯不至僅合

大夫以謀之

衛晉利納公  
固請之范獻

子取貨于季

孫謂司城子

梁與北宮貞

子曰季氏甚

得其民淮夷

與之有十年

之備有齊楚

之援有天之

贊有民之助

有堅守之心

列國之權而

弗敢宣也事

君如在國故

鞅以為難請

人小邾人城

成周

左傳晉魏舒

韓不信如京

師合諸侯之

大夫于狄泉

尋盟且令城

成周魏于南

面衛彪僂曰

魏子必有天

咎非其任也

家氏鉉翁曰

此諸侯之大

夫奉王命而

城以來楚未

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國夏

于台陵侵楚

左傳謀伐楚

也晉荀寅求

貨于蔡侯弗

得言于范獻

子曰水潦方

降疾癘方起

中山不服棄

盟取怨而失

中山吾自方

城以來楚未

春秋大事表

三九

曰明年將納  
王夫王室之  
急如此豈可  
坐待明年哉  
聖人書此重  
傷諸侯之無  
伯也

從二子以圍  
魯無成死之  
二子懼皆辭  
乃辭小國而  
以難復  
家氏鉉翁曰  
齊景為鄆陵  
之盟而梁丘  
據入季孫之  
錦晉頌為危  
之會而士鞅  
納季氏之貨  
二君惛然無  
知以為魯之  
休戚無與于  
已孰知已兆

城成周伯政  
之僅克舉者

可以得志乃  
辭蔡侯  
高氏閔曰蔡  
不勝楚之陵  
虐告于諸侯  
而請伐楚晉  
為盟主大合  
諸侯十八國  
之衆天子使  
大夫臨之可  
謂極盛乃不  
能攘楚而吳  
以一國之師  
敗之晉是以  
失伯吳子主  
黃池之會自



陳氏六卿之禍  
屠火積薪而不悟

此始也

案晉自平丘以後已不復能宗諸侯自此至召陵凡二十有四年僅有此三四會盟然皆虛循故事而無勤王恤患之實黃父之會坐待明年扈之會范鞅取貨城成周而魏子南面會召陵而卒辭蔡侯蓋是時六卿強而公室弱置中夏于不問徒伐鮮虞滅肥鼓以自封殖又貪於貨賄以破楚入郢之大功讓之強

吳致吳晉爭長黃池而晉自此如死灰之不復然矣  
此世運之又一大變也詳吳晉爭盟表

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據左氏傳滅庸者楚也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畧無異  
辭文定因謂庸有取滅之道而為賈善謀國春秋以是  
滅楚之罪嗟乎春秋豈為楚計得失哉就使謀國果善  
亦祇益其狡焉啟疆憑陵中夏之計乃春秋之所深惡  
聖人曷為予之其所以詳書不殺者實著楚之交深黨

固橫行無忌將有問鼎之漸關於天下之故而書之也考楚武文之世巴庸嘗病楚楚方經營近境之不暇未敢以全力與中國爭而城濮之役秦助晉攘楚楚威稍挫中國得安枕者十五年今以晉靈幼弱楚莊暴興乃連結巴秦滅庸庸與麇俱為今鄖陽府境

麇今鄖陽府鄖縣又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即庸國地界連秦隴楚得其地

則勢益西北逼近周晉且滅庸而楚之內難夷矣連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撓

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與師而早知其有窺覲周鼎之志矣且夫庸非小弱也周武時曾佐伐紂立國已數百年晉藥武子嘗稱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蓋亦重大其事其所屬魚邑實為今夔州府奉節縣地跨兩省居秦楚巴三國之界故不結巴秦則不得滅庸庸滅而秦楚合勢中國之藩籬撤矣夫讀春秋者貴合數十年之事以徐考其時勢不當就一句內執文法以求褒貶宜合天下而統觀大勢

不當就一國內拘傳事以斷其是非春秋為天下之無王作非為一國作也矧吳楚蠻夷其謀國之善否何關于聖人之慮又況其為封豕長蛇洊食上國者哉前此翟泉于溫之盟秦人皆與志秦晉之合晉伯之所以盛今此楚秦滅庸志秦楚之合晉伯之所以衰晉伯之盛衰周室之安危係焉不可以弗志也胡傳固非而張氏洽亦第謂楚宜制服之而已不當遽夷人宗社以是為楚罪猶屬管窺之見夫春秋豈沾沾焉責楚之滅庸

而已哉

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為門戶論

楚在春秋北向以爭中夏首滅呂滅申滅息其未滅而服屬於楚者曰蔡蔡為今汝寧府上蔡縣汝寧諸小國盡屬於楚獨蔡存故蔡自中葉以後於楚無役不從如虎之有俟而中國欲攘楚必先有事於蔡僖四年齊桓為台陵之師經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不伐蔡則不能長駟而至于陘也定四年吳闔閭

之入郢也經云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蓋吳不得蔡為嚮導則不能深入要害因以直造郢都也蓋蔡居淮汝之間在楚之北為楚屏蔽熟知楚里道其俗自古稱強悍故春秋時服楚最早從楚最堅受楚之禍最深而其為楚之禍亦最烈始以楚為可恃故甘心服從速不堪命而反噬則楚亦幾亡故讀春秋者必熟曉地理而後可知春秋之兵法而後可知聖人之書法乃後儒之以一字為褒貶者則曰侵

蔡為蔡姬故書曰遂是聖人貶之也蔡用吳破楚能報  
數世之怨書曰以是聖人褒之也皆不考實事懸空臆  
斷殊不知齊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積謀二十餘年豈  
為一姬其曰蔡姬者或反借此為兵端若不討蔡之從  
楚使楚不忌而預為之備因得輕行掩襲疾驅至陘而  
吳自舍舟淮汭今壽州過蔡境蔡來會之道吳自江南壽  
州陸行經義陽三關之險至湖廣漢川縣小別山深入  
敵地一千一百里此非唐侯所能與故雖與唐偕而獨



書蔡侯此皆當日之實事聖人豈有褒貶于其間哉夫  
春秋之作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故熟玩經文而列  
國之地形與當日之兵勢瞭然可見矣自哀三年吳遷  
蔡于州來汝寧之地全為楚有中國始無事于蔡而蔡  
亦旋為楚滅自定公以上蔡為中國與楚之利害豈不  
歷歷可驗也哉

晉悼公論

悼公乘再伯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論者謂較

文公之創始稍易然文公一戰而伯而晉悼蕭魚服鄭則八年九合而後定之何遲速之相懸若此曰此其故未可以一概論也當文公之時天下之勢已盡屬楚曹衛魯宋延及北方之諸侯此如陰之進而至于剝剝極當復故文公一出而如日再中是循環之理則然至悼公時所未服者鄭耳鄭舊屬楚其勢未可以旦夕服而當日楚之執政如子囊者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脫以僨事故其勢常迭進而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

之以不戰則徒暴骨以逞而無當于服楚之大計故當日之謀臣知長慮却顧為國本計者無如魏絳制勝廟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無如知瑩此兩人均非如孤偃先軫為推鋒出奇慄銳果敢之計者魏絳之最得者在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則既得於國本矣然後知瑩復用孟獻子之言城虎牢以扼地勢却苟偃速戰之策三分四軍以道敝楚人而其要尤莫如成虎牢何則鄭為南北之中其距晉楚道里

俱各半若徒道敝楚人恐楚敝而諸侯之力亦敝故留宿勁兵于虎牢則我為主而楚為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衆不勞而畢具反客為主靜以待動以逸制勞此固不待交鋒而楚已望風而却避矣或者謂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敝諸侯以來之也曰成虎牢者所以保鄭非以爭鄭也鄭未嘗不願服于晉特慮為楚所擾故欲兩事以苟免其心蓋不得已成之則鄭在晉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爭鄭以鄭屏楚而東諸

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計無出于此吾怪夫世  
之好為議論者以服鄭為勞民而以范匄之棄陳為失  
策此皆一偏之見而不審時勢之論夫陳蔡與許服楚  
已久其國去楚又近必欲致三國之服從此如齊桓之  
伐楚合江黃而適以速楚之滅也當春秋襄昭之世中  
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為南北之界使曹衛魯宋常服晉  
而陳蔡與許常服楚各共犧牲玉帛以事其大國豈至  
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帥天下之諸侯僕僕哉愚嘗反覆

究悼公之事善其君臣能識大勢持重以服鄭即趙充國屯田以制羌之計棄陳而不事即賈捐之棄珠崖之計蓋其集效視文公為遲而其規模較可經久使晉之君臣世世守之伯業常存可也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八